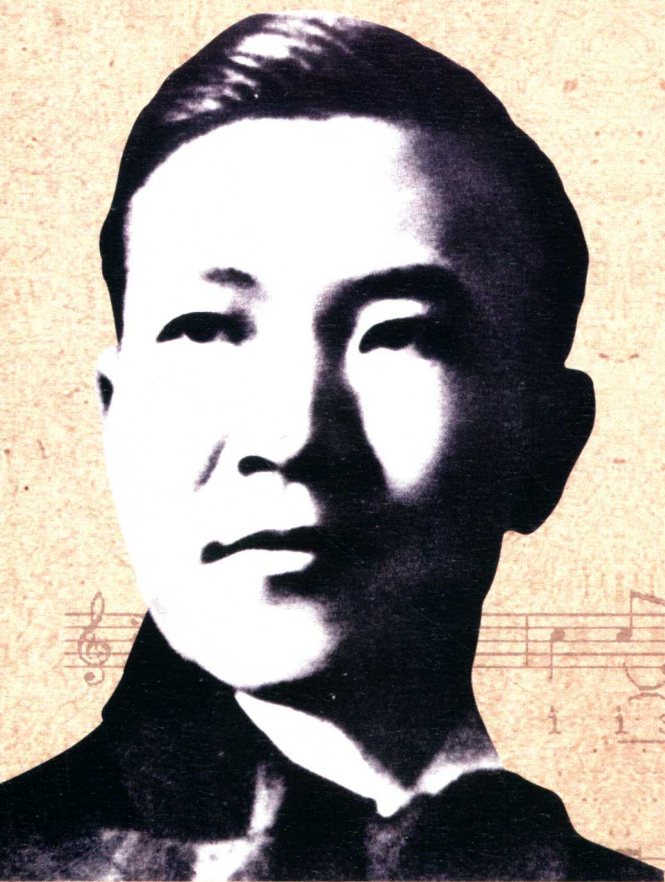


刘迪生 著



冼星海
和他的非常岁月



大河之魂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刘迪生 著

冼星海
和他的非常岁月

大河之魂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河之魂：洗星海和他的非常岁月 / 刘迪生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360-7557-3

I. ①大… II. ①刘…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5437号

出 版 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李 谓
技术编辑：薛伟民 陈诗泳
封面设计：刘红刚
书名题写：王 干

书 名	大河之魂：洗星海和他的非常岁月 DAHE ZHI HUN XIAN XING HAI HE TA DE FEICHANG SUIYUE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5.5 1插页
字 数	250,000字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冼星海于1918年起先后在岭南大学义学、附中、预科学习，曾任岭南大学音乐教师。

冼星海汉白玉塑像坐落于中山大学康乐园东湖畔，为香港岭南大学校友捐建，由曹崇恩、廖蕙兰雕塑，1984年落成。

(金风 摄)

冼星海

目 录

引子：东方地平线上的朝霞 / 001

第一章 母爱的神话 / 007

一、稚嫩的箫声 / 009

二、“顶硬上” / 015

三、惊蛰 / 021

第二章 孤鸿流影 / 029

四、“岭南大学的约翰逊” / 031

五、乡音的魅力 / 037

六、向“左”转 / 043

第三章 弦上的圣音 / 051

七、“炼狱”的超度 / 054

八、“良师”即救世主 / 059

九、“蜜蜂窝”里飘出的《风》 / 063

十、“请给我饭票” / 067

十一、西洋风里《游子吟》 / 070

第四章 苦恋 / 073

十二、“半个”工人 / 075

十三、心有千千结 / 079

十四、波动星海 / 083

第五章 壮志凌云 / 087

十五、《时势英雄》 / 089

十六、《战歌》嘹亮 / 094

十七、“民族解放” / 102

第六章 天籁·天才 / 107

十八、悲鸣·求索 / 109

十九、沃土·源泉 / 112

二十、神交·传人 / 116

第七章 战火中的青春 / 121

二十一、流动的音符 / 124

二十二、“革命”的“爱情” / 130

二十三、红色的狂城 / 136

二十四、孤独的咏叹 / 143

第八章 圣山·圣地·圣人 / 151

二十五、雅人之冗 / 153

二十六、战场之爱 / 165

二十七、信徒之俗 / 168

二十八、天堂之情 / 173

第九章 涛声的绝响 / 177

二十九、诗人+艺人的杰作 / 179

三十、油灯 $\geq$ 青灯的光华 / 189

三十一、怒吼 $\approx$ 狮吼的咆哮 / 194

第十章 使命 / 199

三十二、最后一课 / 202

三十三、羁旅西安 / 207

三十四、莫斯科的阴霾 / 212

第十一章 最后的心灵旅次 / 219

三十五、牧马词：生灵之赞 / 221

三十六、国际歌：人类之美 / 226

三十七、满江红：游子之思 / 228

三十八、狂想曲：生命之虹 / 231

后记 莫斯科红场：红色依旧？ / 237

附录 冼星海大事年表 / 240

引子： 东方地平线上的朝霞

是不是一个巨大的悖论？正是最黑暗的中世纪，孕育了人类历史上最为璀璨的精神文化：殿堂、陵寝、雕塑、绘图，以及音乐的礼赞诗章——生命的绝唱，让一切世俗的风情或声响在此自惭形秽，那是一种与天堂共享的超尘绝俗的心灵对话。

然而，中世纪是没有文学的，因为那是不需要思想也不允许思想的世纪。教皇一世格里哥利的一句名言，至今没有过时：不学无术是虔诚的信仰之母。

信仰是要崇拜的，科学是要讨论的，法律是要执行的。不崇拜的信仰，不讨论的科学，不执行的法律，不管有多少个理由为此粉饰说项，都是无耻的谎言与彻底的伪化。

是人生的旅程抑或也是受时代所囿吧，我自以为是一个有信仰的信徒，寸楮尺素凝聚着我那可怜的精诚，才对这部命题作文如此上心。冼星海，震撼中外乐坛的音乐家，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华彩的空灵本是艺术巅峰上的天籁之响，可一旦附上世俗的物欲，也就被穿上了“雅”“俗”的号衣，即便是东方古之鼻祖师旷、师涓，也不能因之免俗。在那个时尚红色与革命的时代，冼星海就是东方的红色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是革命的阿炳，是那个理想与灾难明暗交叠的年代站在历史顶端青年精英的峰值点上的星光，让我们今天也情不能忍地仰止、行止。

我对冼星海如此痴迷、痴情，在这里一个字一个字地结茧成章，如前所述，某种意义上说，仅仅是因为所谓的信仰吧——是我对冼星海那个时代不能去怀的殷殷眷注。啊，延安，“回延安”……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诗



人们当时近乎童真般的激情与忠诚，就像我不会怀疑我自己的愚笨和守拙一样……西方人对延安的交口称赞、《新华日报》的文章如雷贯耳，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东方历史数千年来一个新生命的哇哇啼叫，总让我一想起来就血脉喷张，不能自己。

尽管冼星海的同龄人——胡风、田汉、丁玲、贺绿汀等巨子后来的命运令人唏嘘，但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燃烧的东方灿烂的早霞，她的美丽在今天看来，是另一种耸入云天的恢宏博大的精神建筑，让多少脆弱的神经不敢仰视！不管是篡改、蔑视，或是屏蔽、冷藏乃至格式化那一段不可疏忘的历史，对一个共产党人来说，窃想都是有意无意的背叛。

宝塔山，20世纪人类奇迹的东方的政治地标……

那一段史事，太让人神往了。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说过，所谓历史，不过是对发生过的政治事件的忠实记录而已。没有政治事件真相的历史，无疑是伪史。

“真相”，永远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汲汲追寻，正是对真相无穷的追寻，才让哲学、历史学如此博大精深。但我，想做一个芒履蓑笠、孤舟挂帆的远行者，走近星海，不过是为了走近延安，走近那一段我的梦中的岁月。

不敢妄言国是。但受命作文，不能泼尽胸中块垒，当然是文人的虚伪与卑贱。

我在这里重彩“红色”，很可能取魏收之诟，但我绝不是为口腹所累：新中国一路走来，若是冼星海健在，以他那傲骨凛凛的书生气节，窃想比他的同侪们还要不堪。然而，童年乃至青少年的那一段美丽，会是长在心头的一粒痼疾，伴人终生；亦如懵懂初恋的卵石，在岁月河床的打磨下愈加灿灿晶莹。

中国，苦难的中国，积弱、积垢、积朽……的中国，西风东渐，百舸争流。

翻开古世界史，是两张版图：囿于时代的局限，东、西方的古代精英

们一样的无知与狂妄。东方自以为河洛乃天下中心：中土、中州、中原、中国……有趣的是，古代日本也曾自称“中国”（苇原中国），以冈山、广岛、山口等地为国家中心。只不过开化太晚，在隋、唐疆域与文化面前相形见绌，不敢自以为“天下中心”罢了，却留下抬眼可及的“中国银行”“中国新闻”“中国山脉”等汉字，让来自中原的过客们莫名其妙。而欧洲人则以为地中海是天下中心，以为亚历山大、奥斯古都的罗马帝国的疆域，就是整个“世界”。

当西方告别渔猎、农业文明，进入城邦“民主”社会体制，开始了古希腊古罗马的辉煌——其实那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辉煌，我们却成了东方的僵尸：文化因素的先天残缺，东方体制久久地停留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桃花源”自耕农理想境界。意识形态的儒经教（奴）化，即便是再英明的君主，这片土地上也只能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一盘散沙”的“东亚病夫”们的自我狂欢与陶醉。

爱尔兰哲学家威廉·勒基在《欧洲伦理史》中指出的，正是奴隶制大田庄取代了自耕农经济、自由民无须支付报酬就能从政府那里得到粮食这种情况，才导致了罗马人的尚武精神……

一个总人口仅仅三十多万、参战军人仅仅数万的“少数民族”，铁蹄所至，摧枯拉朽，如入无人之境，竟然让数以十万计、百万计的明军望风披靡，是很令人深思的。同样，曾经骁勇善战的千万八旗健儿在数百八国联军面前不堪一击，让表象繁华的农业天朝尊严扫地，颜面尽失。

元朝、清朝扫荡和击碎的是勒基笔下的牧歌式的农耕文明——貌似庞大实则精神上萎缩封闭而阴柔内敛的小国寡民。

人类史没有温情可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版图。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说，福耶祸耶，冼星海和他（我）们的胜出，苏联模式的学步，不管我们犯了多大的错误、怀旧或失落的士子们遗民般如何积怨含愤，她一路走来的国力膨胀，让西方世界怵目惊心。人类史的历史阶段不管如何划分，审视东方大宋亡于蒙元、大明亡于满清的史鉴，我们不能不意识到，那是一群自视颇高、顾盼自雄的贵族骑士对“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的农民自耕农社会的残酷剿杀——说是野蛮对文明的颠覆，我真的不敢苟同。

请读者不要误会，我没有政治家们的潇洒襟怀，也不是丛林法则的鼓吹者。塔斯马尼亚人灭绝于一群十恶不赦的罪犯，是上帝瞎了眼？抑或本来就是“主”的意旨？

一个人的愚昧，是基因缺陷的愚昧；一群上人者——顶层精英集团的愚昧，是一个种群、种族、一个文化板块痼疾灾难的愚昧，上帝也无可奈何，无能为力，无言以对。

尽管庶民的命运与庙堂的枯荣无关，国亦是国，家也是家，仅在于朝廷的清明与腐朽罢了，但兵燹的灾难与辱凌，是躲不过去的浩劫。

塔斯马尼亚人如是，古埃及如是，印加帝国也如是……

两千多年了，尽管我们有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轰轰烈烈，只不过“城头变幻大王旗”而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挪动过跬步。是以，在19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的眼里，中国是没有历史的。

历史没有捷径可言：我们连古希腊的城邦社会——奴隶创造历史的恢宏壮举——都必须重新走过！

面对我们今天的经济成就，不管怎么定位“城邦”之外、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我从内心深处对他们充满了深深的敬意。我们所深为自信的，并不仅仅是西方老祖宗传给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先进制度，更是我们十三亿人口大国的无限张力——让神经脆弱的西方政客们望而生畏的创造者、劳动者的巨大张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革命的经典理论在这里找到了最为经典的注脚——将自己的人民（选民）之外当成负担和累赘，应该是人类近代史上最无廉耻的政治笑话！

大约到了这个时候，中国才终于结束了让黑格尔扼腕的“没有历史”的历史。

这便是鄙人的“红色”情结吧：也是甘愿如牛负重、努力笔耕的自我

选择。

冼星海，这个最应该享受革命盛宴的红色信徒，没有能看到东方的黎明。不管幸与不幸，他决然而去，走得那么匆忙、那么唐突……他的背影在黄河的波峰浪涌与落日的余晖中浩浩远去。但是，他与奔流不息的黄河同在……

于是，我想通过这个可当悲喜剧来写的人物故事，书写中国的那一段非凡的历史，说革命先驱和英雄形象也罢，说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也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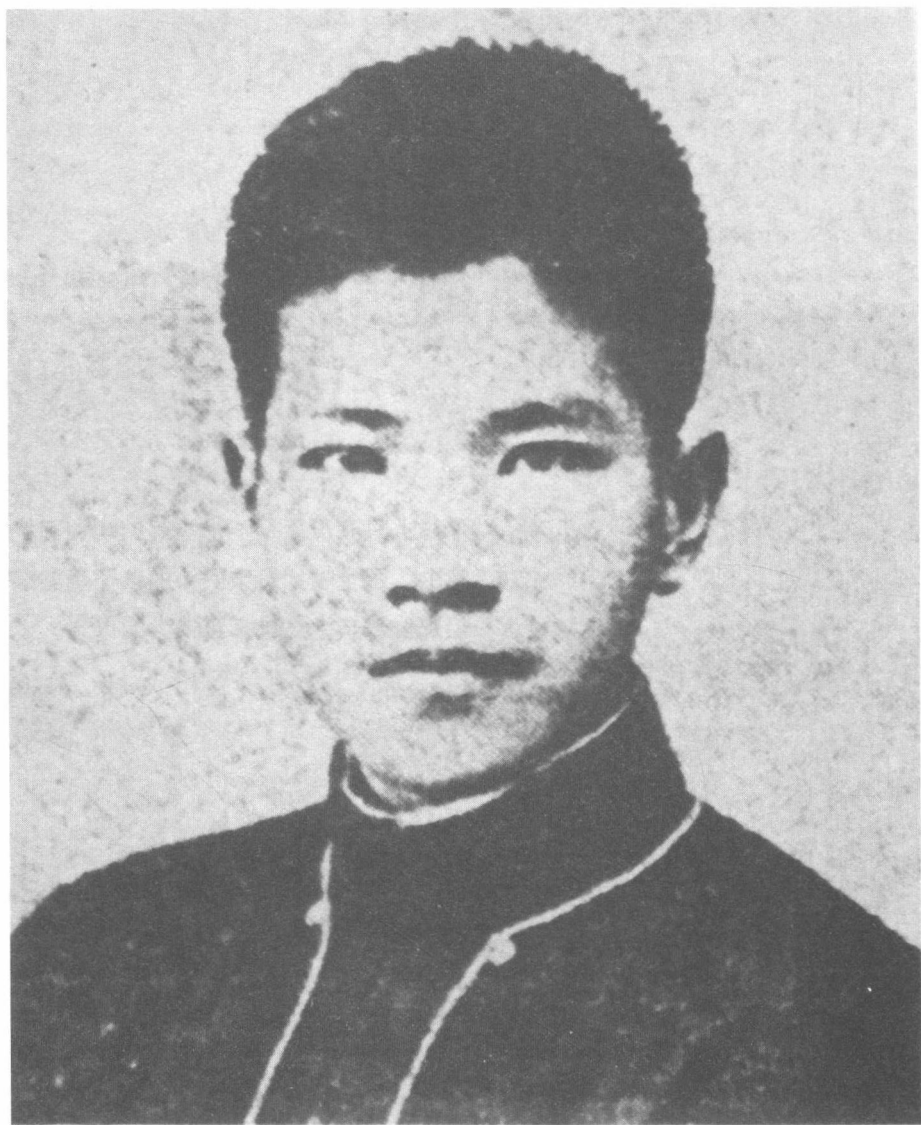
他的名字镌刻在战祸连绵的历史故事的彩页，也就与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一样炽烈与厚重。

我，像撬动玄武岩般艰难地掀动那些熔岩冷却后的碎片，力图与读者分享那段多艰也辉煌到了极致的岁月，却多有惶悚之感！那是因为，我和时下的青年们一样，对宝塔山之高、延河水之清、延安窑洞之瑰丽，知道得太少太少了。

行文总不能免俗。还是从冼星海的童年讲起吧。

第一章 母爱的神话

世界上只有母爱是不带龌龊的功利而绝对无私的。那个咬掉母亲奶头的孩子确实该杀，但那位母亲绝对是真正伟大的母亲。



冼星海在广州岭南大学附中（1921年）

一个有文化修养且充满幻想与浪漫的母亲，身处创造能力的肌体与大脑极不相称的东西方躁动不安的时代，会碰撞出怎样的时代惊雷？当西方文明曙光初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在依然被黑暗笼罩，艰难摸索前路的东方，一个生命的诞生、啼叫，将如何惊动这个暗夜的黎明？

一、稚嫩的箫声

当时光的针脚进入 20 世纪，动荡已经成为全世界心照不宣的共鸣。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在经历了百年复兴、百年启蒙、百年工业革命之后，如同一只不知餍足的猛兽，肆意侵蚀着欧洲以外的广阔土地。从尼罗河谷到小亚细亚，从加尔各答到苏门答腊，整个世界被一张看不见的罗网所笼罩。

1900 年，庄严神圣的紫禁城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门户洞开，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北逃。如同奥斯曼帝国攻占千年罗马，古老北京城在八国联军的铁蹄之下奄奄一息，古老而自负的东方文明以一种屈辱者的身份再次被践踏进深渊。

是弱者对强者武力上的畏惧？还是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制度上的臣服？古老的中国，如绵延万里的黄河，在经历了千回九转之后，终来到了碧涛无涯的海口，真可谓望洋堪羞。

然而这一切对在澳门“操工作业”的黄锦村而言，影响微乎其微。他生活中所有的寄托无非是妻儿家庭、一日三餐。

不过，突如其来的一场变故，让他需要考虑得更多。

他刚刚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女婿冼喜泰出海遭遇不测，而他女儿黄苏英已经有孕在身。

这个消息无疑是晴天霹雳。类似于他们这样的家庭，一旦家里的顶梁柱轰然倒塌，孤儿寡母往后的生活该何处着落？而且孩子一出生就成为“遗腹子”，注定永生得不到父爱。



这一夜，黄锦村坐在门前银白的月光下抽了一整晚水烟，他那饱经沧桑的眼在烟雾的熏烤下微微眯起，目光中却透出少有的坚毅。

这一年是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

这一年，英国不得不调整了自己在欧洲的战略部署，在此之前，英国在欧洲事务中多采取中立政策，加拿大的政治家早于1896年初就以“光荣孤立”这个术语来形容英国的这一政策，并很快在英国流行开来。英国海军大臣戈申宣称这种孤立是有选择的和光荣的，因为它赋予“我们选择行动的自由”，而不像其他国家那样相互牵制。同年，英国政治家、保皇党领袖索尔兹伯里侯爵将“光荣孤立”作为外交政策，他主张英国应该不参加任何同盟和集团，而是保持行动自由，便于操纵欧洲。

但是面临由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组成的同盟国的步步紧逼，英国最终不得不放弃这样的政策。《每日邮报》记者斯蒂文斯其时曾这样写道：“有关殖民和帝国问题上的争夺无疑是引起德国对英国持有敌意的主要原因。……德国人无论是作为一个民族还是作为个人都对我们表示厌恶……忽视这一点毫无益处。”

伴随着英国政策的转变，英国、法国、俄国最终于1907年达成协议，欧洲版图被两股充满敌意的势力所瓜分，并最终在几年后酿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范围内的深重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

同样在1905年，俄国的天空也并不平静。这一年，圣彼得堡发生了举世瞩目的1905年革命，这场革命最初是一连串范围广泛、以反政府为目的、没有明确目标的社会动乱事件，因而，这场革命早期的一切显得凌乱甚至毫无章法，诸如恐怖袭击、罢工、农民抗争、暴动等随处可见。但这场原本应当成为历史洪流中一片浪花的革命，最终却以惊人的力量深刻影响了俄国历史的走向，它直接导致了尼古拉二世政府于1906年制定等同于宪法的基本法，同时促使成立了国家杜马立法议会并施行多党制。

正处于多事之秋的清王朝，这一年同样暗潮汹涌。1894年，觐见袁世凯失败的广东人孙中山在日本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十年之后，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合并，组成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